

读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十讲》有感——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

Discussing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through a Looking-glass of *Ten Lectures on Chinese-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by Chen Jianhua

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 (Alexey Rodionov)

内容摘要：《中俄文学关系十讲》是中国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教授的力作。该专著分析深刻，考证细致，信息量大，不仅有助于中国学界研究，同时也为世界各国从事俄中文学交流的研究者提供启发，发挥向导作用。本文在研读和评价《中俄文学关系十讲》时，也参照了陈建华教授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情况。

关键词：陈建华；俄中文学关系；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文学翻译

作者简介：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俄中文学交流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2&ZD279】阶段性成果。

Title: Discussing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through a Looking-glass of *Ten Lectures on Chinese-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by Chen Jianhua

Abstract: *Ten Lectures on Chinese-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is a new important book by famous Chinese scholar of Russian literature Professor Chen Jianhua. The monograph is valuable not only for deep analysis, thorough fact-checking and massive data, but also for navigation instructions to all scholar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Russian-Chines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mirror the analysis by Chen Jianhua of the per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translations and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ough two countries strive to achieve certain balance in literary exchange, each of them not only demonstrates common tendencies, but also retains important differences.

Keywords: Chen Jianhua; Russian-Chinese literary relations; Russia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Alexey Rodionov is Professor at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Saint Petersburg 199034, Russia). He mainly focus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Chines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Email: aleksey.rodionov@spbu.ru).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俄中文学交流，并在我的论文中不断借鉴一部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就是《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是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于2005年在圣彼得堡大学访学期间赠予我的。这本珍贵的著作一直摆放在我的书柜上，方便随时查阅。我常用的版本是2002年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再版本，而这部专著的第一版早在1998年就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得知陈教授为《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增补了新内容，详细分析了21世纪前20年中俄文学关系，因此书名也改为了《中俄文学关系十讲》。202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第三版，让我对这位老朋友有了更多期待。陈教授继续开垦荒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续篇，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敬佩。“荒地”并非意味着忽略其他学者对俄中文学交流的研究或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价值。相反，我指的是陈教授的研究往往发人所未发，并具有自己的如下特点和长处：一是具有大的框架，二是具有理论深度，三是材料非常丰富。

先说“大的框架”。这部著作视野很开阔，立足点很高，文学关系与社会思潮互动清晰。全书开篇写道：

历史的脚步已经步入21世纪，回眸百余年来中国文学打破封闭格局，寻找与时代契合点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注意到外来文化留下的印记。这些印记有的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有的经变形、同化，已成为中国文学本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世纪之初，探寻这种文化交往的轨迹，了解外来文化（特别是外国文学）在百余年来中国被接受或遭排斥、异质文化间相融汇或相碰撞的历史，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它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独特的侧影，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生动的范例，为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3）¹

这部著作使用近50万字，从俄中两国文学关系的发端讲到当下，系统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俄中文学关系的沿革，视野开阔，架构宏大。为此，钱谷融教授曾称赞此书（初版）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20世纪以来中俄文学关系沿革的专门著作，其资料之详实，论述之精当，处处显示出

1 本文有关《中俄文学关系十讲》的引文均出自 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他学养的深厚和识见的超卓。这不但是一本开拓性的奠基之作，也是一本沾溉后人的有长远价值的书籍”（6）。

再说“具有理论深度”。在这部著作中，陈教授对两国历时久远、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自己深入的理论思考。譬如，此书中谈到的中国早期译介中的虚无党小说现象，这是以前很少有人触及和深入探讨的问题。陈教授指出，早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坛的俄国文学作品不是优秀的名家名著，而是所谓“虚无党小说”。对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出现过的这一译介热潮，陈教授从虚无党小说涉及的内容与清末中国的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虚无党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虚无党小说中的俄国女豪杰与中国的女权思潮的兴起、清末政治小说与虚无党小说等诸多侧面作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虚无党小说在中国清末的流行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译介现象。虚无党小说虽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热情和曲折惊险的情节，但是其文学价值大多不高，因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完成，它的使命也告完成。辛亥革命前后，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俄国文学名著逐步进入中国，开始为中国更多的读者所注意”（67）。书中的这些论述独到且深刻。

最后是“材料非常丰富”。这部著作是在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一点为书中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的发现，以及独到见解的提出提供了保证。我在撰写文稿时发现新版少了附录部分，曾与陈教授沟通，于是了解到该书“附录”变更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也应该提一下。我手头另有该书的第二版，其中有三则详尽的附录，即“俄苏著名作家在中国的接受”、“俄苏重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中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据我所知，在准备出版2022年新版时，陈教授不仅对前两个版本中的附录进行了全面校订和补充，还新增了两则附录，即“中国重要的俄苏文学研究者”、“俄苏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这五则附录的内容丰富且珍贵。遗憾的是，由于新版书稿正文本身已比较厚重，如果加上长达10多万字的附录，篇幅会过大。尽管如此，单从书中海量的史实、人名、作品名称、事件分析来看，称这部专著是两国文学关系的百科全书，应该是名正言顺的。

2022年的第三版中所增加的部分也非常重要，它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扩写了1990年代的内容（即第九讲），二是新写了21世纪前20年的内容（即第十讲）。第九讲和第十讲分别从“1990年代中俄文学关系的新格局”、“俄苏文学研究的拓展”、“世纪末的反思与前瞻”、“新世纪中俄文学交流”、“充满活力的俄苏文学研究”、“生命的视野”等角度，对译介、研究和交流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例如，第九讲的“俄苏文学研究的拓展”一节，谈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陈教授在这一节中所作的评述是在同步研读了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认为，尽管这一时期文学关系风云突变，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量锐减，但研究就总体而言是冷静务实的，所取得的成果在以下方面尤为突

出：俄国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探讨、富有新意的俄国经典作家研究、关于“白银时代”文学的研究、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对巴赫金理论的探讨，以及关于撰写新的俄罗斯文学史应该遵循的原则的讨论等。陈教授在作如上归纳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这些研究方向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再如，第十讲的“生命的视野”这一节，重点谈到了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陈教授认为，“在绵延百余年的中俄文学交流中，我们时时能见到俄苏文学学人的身影。这是一支优秀的学人队伍，他们中的不少人以自己执着的学术追求，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奉献了毕生精力”（355）。而后，陈教授分别对中国俄苏文学的研究者群体与翻译家群体展开了全面分析。在谈到研究者群体时，他写道：一批前辈师长尽管年事已高，仍“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是研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初期踏入学界的一代，近40多年“是他们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年轻一些的学者已经成为中坚力量，“近20年他们学术上高质量的成果频出，成绩喜人”（365），这一群体充满活力。这些归纳和评价准确到位。这一节最后还谈到了王蒙、张承志等作家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尽管时代变迁，星转斗移，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文坛仍有不少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书写着与俄苏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联系，作家们的书写真诚而又精彩”（365）。该书新纳入的内容同样有着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信息量特别大。

除此之外，令我特别佩服的是，陈教授依据细致的考证和详尽的分析得出的富有创见的见解。比如，关于中俄文学关系的源头问题，该书第一讲的第一节“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陈教授将其定位在12世纪的古罗斯时期，在对《伊戈尔远征记》中的相关篇章进行深入分析后，他指出，“史诗中一再出现的那个拥有各民族人民的‘Хинова’引起了后人的注意”（3）。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Д. С. Лихачев）等人对此发表过见解，而“作家奇维利欣（В. А. Чивилихин）从词源上作了考证，认为它指的是中国”（4）。陈教授认为，“这种推测并非无稽之谈。我们可以看看与此相关的一些史实”（6）。然后，陈教授用大量史实来论证这个观点，并在最后指出：“不管《伊戈尔远征记》中的Хинова是否真的指中国，史诗中频频涉及东方民族和国家却是事实”（6）。

又如该书第二讲的第一节“从《俄人寓言》到克雷洛夫寓言”，讨论了俄国文学作品究竟何时被译介到中国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提出过不少观点，如阿英、戈宝权、施耐德（М. Е. Шнейдер）认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最早的译介从1900年翻译三篇克雷洛夫的寓言开始¹；而切尔

1 参见阿英：“克雷洛夫寓言——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光明日报》1961年1月11日；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Шнейдер М.Е.,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77.

卡斯斯基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 则认为, 最早的译介是从1903年中国翻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开始的¹。长期以来, 它们已经成为主流观点。陈教授在这部著作中经过认真考证, 提出了不同见解。他指出, 他曾“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资料时发现, 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 (1872年8月) 上载有丁韪良 (美国传教士) 译的《俄人寓言》一则。于是, 顺藤摸瓜, 将于此有关的史实作了一番梳理” (45)。这一发现就把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前推了28年。不仅如此, 陈教授细致辨析了这则《俄人寓言》与托尔斯泰寓言《俩伙伴》、古希腊寓言《行人和熊》、法国拉封丹寓言《熊和两个伙伴》、德国阿维亚努斯寓言《两个伙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从而得出了扎实的结论。这种准确的考证与相关的分析在《中俄文学关系十讲》中颇为常见。复旦大学夏仲翼教授认为, 陈教授的专著“很实在地把两个国家的文学作了一番寻根究底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3)。

作者近搜远涉, 详尽罗列, 而钩沉发幽, 往往道前人所未及道, 其中历史脉络的清晰, 也表明了作者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了解的透彻。学者常常叹息学术著作出版的不景气, 其实以学术之名出版的书籍数量并不少, 只是较少自甘寂寞、踏实细致的耕耘, 太多貌似新论而其实不至的出版物。如果每个作者, 在做一个题目的时候, 都有一层较高的立意, 去穷尽一个专题, 在主观上努力去充当一个专题的‘终结者’, 我们的人文科学才会庶几有成。(6)

这是非常高的评价。我认为, 读者会赞同陈教授如下的看法: 正是由于“特定的土壤和气候, 使中俄文学关系成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页。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中俄文化交往主要表现为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话, 那么20世纪则是俄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 (6-7)。不少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 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 (陈建华,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 631)。尽管两国的文学关系经历过不少风浪, 但“有理由相信, 历经几个世纪风雨的中俄文化交往将在新世纪变得更具理性, 也更具深度” (7)。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跨越150年, 而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今年也满250年。不过两国文学交流上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除了文学、文化差异以外, “同样重要的因素还包括思想内容是否能引起翻译国的共鸣和时代精神需要, 被翻译文学的母国在同时代世界上是否是成功的国家, 这一国家是否在国际上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 等等” (罗季奥诺夫 13)。众所周

1 参见 Черкасский Л.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Востоке*, М.: Наука, 1987.

知, 20世纪40-80年代, 俄苏文学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苏中关系特别密切的50年代, 俄苏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中所占份额达到56.4%。¹关系不那么密切的1980年代, 这一份额还保持在20%以上², 1990年代降到第四位, 目前排名第六。中国文学虽然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水平一流, 但在俄罗斯的传播和接受长期占份额不高, 直到2021年才进入俄罗斯图书市场十强外国文学之列。

谈到1990年代, 陈教授指出, “这一时期文学关系中最表层的现象是文学交流的减少, 作家、翻译家、文学研究者的往来较之1980年代明显减少, 前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量出现锐减”(301)。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挫败, 让很多中国读者失去了对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兴趣, 同时不断加强的文化西方化的潮流也弱化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陈教授表示, “从1980年代末开始, 中国文坛逐步疏离俄罗斯文学, 进入1990年代更因当代文学译介数量的大幅度减少, 许多中国读者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知之甚少”(301)。同样,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1990年代也受到了严重挫折。1991年以后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一方面摆脱了政治束缚, 但另一方面又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出版社自负盈亏, 特别是俄罗斯在1990年代初遭遇经济动荡, 出版界不愿意出钱来翻译和出版并不一定畅销的中国文学, 特别是当代文学。正如俄罗斯科学院李福清院士在与陈教授交谈中所指出的那样, “首先是经济的制约, 出版社觉得出版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如重印古典作品划算, 所以不愿出版现当代文学作品; 而译者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稿酬过低也不满(1印张才600卢布), 不愿再译。其次还是作品的艺术魅力问题, 目前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似乎不如80年代”(陈建华,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 641)。另外, 中国50-60年代甚至80年代的文学作品给很多俄国读者的印象是政治性太强, 而俄罗斯当时刚刚告别了苏联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文学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俄罗斯社会各界对西方文学却日益崇拜, 这一切都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此相比, 在俄罗斯人出现信仰危机的情况下, 中国古典文学, 尤其是富有传奇或者神秘的东方文化色彩的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干宝的《搜神记》, 甚至《易经》等), 比较受到出版社和读者的欢迎。当然, 这也是因为这些作品大部分早先已经有俄文译本, 再版远比新版来得省事和划算。1992-2001年间,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俄罗斯的出版是非常偶然、稀少的事情。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俄罗斯只出版了3部中国当代文学选集, 总发行量仅有35000册。直至2002年后, 中国文学才开始不间断地在俄罗斯出版。这一方面与俄罗斯经济在2001-2002年开始复苏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

1 参见 Bauer W.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ommunist China*, Frankfurt: A.M. Metzner, 1964, 17.

2 参见 陈建华: 《中俄文学关系十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 第257页。

中国政府对外译工作的推动有联系，中国意识到了全面“走出去”的必要，大力支持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1990年代俄国经济危机导致学者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许多汉学家（尤其是年轻的专家）被迫转行或出国，研究队伍和译者队伍出现弱化现象，出版学术著作、举办研讨会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经济困难。这十年仅有两位学者获得了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一位学者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博士学位。那时，不仅中俄文学之间缺乏交流的平台，在俄国国内中国文学也不受重视。例如，东方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讨会和远东研究所举办的“中国、中华文明与世界”研讨会，虽然也给文学研究者提供发言和发表论文的机会，但文学研究不是这些研讨会的重点议题。当然，在那个时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仍有一些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努力工作，如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托罗普采夫（С. А. Торопцев）、热洛霍夫采夫（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伽伊大（И. В. Гайда）等重要学者始终保持着工作状态，仍然为《中国年鉴》撰写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和戏剧的论文，不过在经济压力下他们也没有能开辟新的学术途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学者也在坚持着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如世界文学所的李福清院士，莫斯科大学的谢马诺夫（В. И. Семанов）教授和华克生（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的谢里波利亚科夫（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教授、司格林（Н. А. Спешнев）教授、克拉夫措娃（М. Е. Кравцова）教授，东方文献所的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教授等。不过，1990年代是俄罗斯汉语教学上升时期，这与中国同时期俄语教学下降不同。在俄国，除了苏联末期已存在的8-9所具有汉语专业的学校外，又有10多所大学新建立了汉语专业，其中大部分出现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一举措虽然没有马上影响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但是为后期的发展做了积极准备。

关于21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陈教授在《中俄文学关系十讲》中认为：

进入21世纪，一批基础扎实的学者开始走向收获期，一批理论思维活跃的年轻学者开始成为研究的主力军。俄国文学研究队伍保持总体健康的发展势头。同时随着国家对学术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较快，不仅总体数量已大大超越此前国内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仅以近五年（2015-2019）为例，共出版专著、编著和论文集130余种，发表论文2700多篇，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0篇。如与2005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字相比，出版著作由年均约21种，增加至年均约26种；论文发表由年均约280余篇，增加至年均约540余篇，增长幅度较大。（337-338）

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也出现了,21世纪初期成了俄中各个领域开展合作的时期。2001年两国签订了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为文学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稳定下来,经济也开始恢复,频繁的经贸往来进一步促成了“汉语热”。目前俄罗斯已经有150多所高等学校开启了汉语教学、60多所大学设立了汉语专业,另有200多所中小学教授汉语,全国各地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4所孔子课堂,2019年汉语纳入了俄罗斯高考科目。由此,21世纪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的队伍明显壮大。2001-2010年间有12位青年学者获得了中国文学博士学位,2011-2022年又有新答辩毕业的15位博士。由此可见,21世纪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已经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轻学者更加关注当代,年轻人中80%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21世纪初,俄罗斯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了定期交流平台。例如,从2004年开始,圣彼得堡大学举办“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每隔两年一次,每次选一个主题:2004年,巴金研究;2006年,鲁迅研究;2008年,郑振铎研究;2010年,陆游研究;2012年,郭沫若研究;2014年,老舍研究;2016年,茅盾研究;2018年,韩愈研究;2020年,蒲松龄研究;2022年,白居易研究。从第二届起,“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与中国大学或相关研究会联办,并得到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经过20年的发展,“远东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也是俄中学术互鉴的重要通道。

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队伍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只有40多位专家¹,目前已经增长到90多位²,其中大部分的主流翻译家是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培养的人才。20年来,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经历了去学术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遗憾的是,最近十几年好几位老一代重量级翻译家相继离世,如谢马诺夫(1933-2010)、司格林(1931-2011)、李福清(1932-2012)、谢里波利亚科夫(1928-2013)、索罗金(1927-2015)、华克生(1926-2017)等,这对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打击较大。

从数量上说,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量仅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的5%左右。当然,这与两国的翻译队伍和图书市场的规模不一样有关,同时也与两国彼此的文化形象有关。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数据,2003-2012年中国出版的俄罗斯文学图书有2653部,而根据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目录,同期俄罗斯只出版了140部中国图书,其中80%是古典文学。比如,2009-2018年间,俄罗斯出版最多的中国著作是《论语》(51个

1 最多产的应该是托罗普采夫、华克生、扎哈罗娃和司格林等人。

2 最代表性的是叶果夫(И. А. Егоров)、罗季奥诺娃(О. П. Родионова)、夫拉索娃(Н. Н. Власова)、林雅静(А. А. Перлова)、罗子毅(Р. Г. Шапиро)和德列伊济斯(Ю. А. Дрейзис)等人。

版本）、《孙子兵法》（30个版本）、《道德经》（28个版本）、《易经》（18个版本）。这四部书占了古典文献出版本的90%。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献在俄罗斯有着一支虽规模不大但较固定的读者群，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俄罗斯读者大众仍存在一些偏见，在短时间难以扭转。因此，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献一般每年会在俄罗斯出版13-14部左右的译本，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本一年才1-2部。不过，近些年来，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发生了数量上的和性质上的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失望、俄中两国关系的加深、“汉语热”的升温等原因，俄罗斯读者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以下用两张图表展示这种变化：表一显示，2014年起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出现了腾飞，并最终超过了古典文学的翻译；表一和表二显示，2014年起，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虽然有了规模，但不太稳定，其中有上升的年度，也有偶尔下跌的年度。这种情况说明，要扩大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面并不轻松，而是需要披荆斩棘的努力。图书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广大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度还不够。

表一 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出版情况

年度	版本数量	年度	版本数量	年度	版本数量
2000	0	2008	2	2016	32
2001	0	2009	0	2017	14
2002	1	2010	0	2018	12
2003	2	2011	1	2019	8
2004	1	2012	3	2020	15
2005	1	2013	2	2021	36
2006	4	2014	12	2022	35
2007	6	2015	14		

表二 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累计发行量

年度	发行量	年度	发行量	年度	发行量
2000	0	2008	15000	2016	40100
2001	0	2009	0	2017	27500
2002	4000	2010	0	2018	30000
2003	2000	2011	1000	2019	14500
2004	1000	2012	18000	2020	25500
2005	5000	2013	14500	2021	60000 +
2006	18000	2014	39500	2022	300000 +
2007	16000	2015	23500		

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最成功的是2021年俄罗斯16家出版社发表的36部中国当代小说,包括:写实小说17部(如莫言的《四十一炮》、阿来的《空山》、张悦然的《茧》等)、儿童文学14部(如杨红樱《寻找快活林》、张炜的《寻找鱼王》、张学东的《家犬往事》等)、科幻小说3部、侦探小说2部。36部书中32部是首版,4部是再版。再版的数量较少与大部分译本系统文学作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以及推广不足有关。另外,这些译本中,29部译自中文,7部译自英文。通过英文转译的中国文学的主要是科幻小说(如刘慈欣等)和侦探小说。考虑到俄罗斯如今并不缺少中国文学翻译人才,因此英文转译的做法是令人不快的,这往往是某些大出版社出于抢市场的目的而采取的行为。

最近十年,中国当代小说开始更多地进入俄罗斯,不少俄罗斯读者有了较为完整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能。目前已经有200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400多部作品被译成俄文。长篇小说翻译最多的作家是曹文轩(7部)、莫言(6部)、刘震云(6部)、刘慈欣(5部)、张炜(5部)、余华(3部)、东西(2部)、墨香铜臭(2部)。要承认,中国当代作家还没有进入俄罗斯20位最畅销作家的榜单,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在俄罗斯远不是家喻户晓的。但引人注目的是,从2022年起,中国网络文学(即墨香铜臭、天下归元、桐华等网络文学作家的小说)急剧闯入了俄罗斯图书市场,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墨香铜臭的长篇小说《天官赐福》,其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发行量各为80000册,而第三卷的为100000册、第四卷的为120000册。这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图书在俄罗斯最高的发行量。另外,墨香铜臭的小说在俄罗斯拥有广泛且活跃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大部分是15-20岁的女青年,这些墨香铜臭的粉丝还常常在线上线下开展积极的交流活动。

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受俄罗斯读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开始在俄罗斯获得奖项,有些作品还被搬上俄罗斯的舞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在俄罗斯获过奖,甚至没有获得过提名。2019年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每年都进入“托尔斯泰庄园文学奖”最佳外译小说奖的提名名单,获得提名的作品包括毕飞宇的《推拿》、刘慈欣的《三体》、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我不是潘金莲》,莫言的《蛙》,张悦然的《茧》和余华的《兄弟》等。2022年余华的作品《兄弟》获奖,这次获奖同2012年莫言先生获诺奖一样,引起了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普遍关注。2023年,俄罗斯普斯科夫话剧剧院还上演了根据莫言的小说《蛙》改编的同名话剧。这是三十多年来,俄罗斯剧院第一次上演中国话剧。观众、专家和媒体的反应非常好。相信这一举措为中国话剧走进俄罗斯再次打开了通道。

上述现象说明,最近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明显活跃起来了。应该说,如今的俄罗斯外译图书市场仍然以英美文学为牵头,其他

文学短中期内难以赶上，但英译的份额趋于慢慢下降¹。比如，2020年为61.7%，2021年为60.6%，2022年为59.2%。²这意味着其他语种的总体份额在上升，其中中国图书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以下的表格能说明这一点。

表三 俄罗斯出版最多的外译图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上半年		
排名	来源语言	版本数量	排名	来源语言	版本数量	排名	来源语言	版本数量
1	英文	11126	1	英文	11674	1	英文	5059
2	德文	1315	2	法文	1286	2	法文	553
3	法文	1267	3	德文	1255	3	德文	531
4	日文	411	4	日文	489	4	日文	245
5	意大利文	344	5	意大利文	301	5	意大利文	160
6	瑞典文	245	6	瑞典文	228	6	中文	101
7	西班牙文	173	7	西班牙文	172	7	西班牙文	95
8-9	波兰文	132	8	中文	171	8	瑞典文	84
8-9	中文	132	9	波兰文	153	9	波兰文	66
10	挪威文	?	10	挪威文	108	10	挪威文	49

表三显示，2021年中国图书首次进入俄罗斯外译图书十强，位居第8-9位。2022年又上升到第8位。2023上半年再升到第6位，超越了西班牙文学和瑞典文学在俄罗斯的译本的位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三的图书包括各类图书，如文化读物、科研专著、教科书等，其中文学仅占1/3。我认为，考虑到俄罗斯的文化属性和俄罗斯人几百年的阅读习惯，目前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读者的心目中还是难以代替英美文学、德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但是按照近些年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学完全有可能占据外译文学排名第4-5位的位置。

最近十年，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一步一步赢得认同，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如中国文学佳作的译介、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中国政府的外译支持政策、两国文化交流的累积效应、俄罗斯社会了解中国的需求、俄罗斯人世界观的演变等等。我相信，这些因素会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陈教授在其专著中指出，俄苏文学在中国将“作为一种恒久的因素存在于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的精神世界中”（371）。我也希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也会象陈教授所描绘的那样，作为一种恒久的因素存在于当代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的精神世界中。

1 其实英译图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英美图书，而是英文转译的其他国家图书，包括中国图书在内。

2 参见《俄罗斯图书市场报告：现状、趋势和前景》，莫斯科2021年、2022年、2023年。

Works Cited

阿英: “克雷洛夫寓言——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俄罗斯文学名著”, 《光明日报》1961年1月11日。

[A Ying. “Fables of Ivan Krylov are the First Russian Literature Known in China.” *Guangming Daily* 1 November 1961.]

Bauer, Wolfgang.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ommunist China*. Frankfurt: A.M.Metzner, 1964.

陈建华: 《中俄文学关系十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

[Chen Jianhua. *Ten Lectures on Chinese-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P, 2022.]

陈建华: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访谈李福清先生”, 《人文东方》。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 第617-649页。

[Chen Jianhua.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and Reality: Interview with Boris Riftin.” *Humanitarian Orient*.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617-649.]

Черкасский Л.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Востоке*. М.: Наука, 1987.

[Cherkassky, Leonid.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Orient*. Moscow: Science Publ., 1987.]

戈宝权: 《中外文学因缘》。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2年。

[Ge Baoquan. *Sino-Foreign Literary Interaction*.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1992.]

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 “国家形象与文学传播: 有关当代俄中文学交流的几点思考”, 《文学研究》2(2020): 13-18。

[Rodionov, Alexey. “Country’s Image and Promotion of Literature: Several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Chinese Literary Ties.” *Literary Study* 2 (2020): 13-18.]

Книжный рынок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2021. <https://bookunion.ru/upload/files/conferense-2021-knijnui-runok.pdf> Доступ 24.09.2023.

[*Russian Book Market Report: Present, Tendencies and Perspectives*. Moscow, 2021. Available at: <https://bookunion.ru/upload/files/conferense-2021-knijnui-runok.pdf>. Accessed 24 Sept. 2023.]

Книжный рынок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2022. <https://bookunion.ru/upload/files/Bookmarket-2022.pdf> Доступ 24.09.2023.

[*Russian Book Market Report: Present, Tendencies and Perspectives*. Moscow, 2022. Available at: <https://bookunion.ru/upload/files/Bookmarket-2022.pdf> Accessed 24 Sept. 2023.]

Книжный рынок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а, 2023. <https://bookunion.ru/upload/news/Bookmarket-2023.pdf> Доступ 23.09.2023.

[*Russian Book Market Report: Present, Tendencies and Perspectives*. Moscow, 2023. Available at <https://bookunion.ru/upload/news/Bookmarket-2023.pdf> Accessed 24 Sept. 2023.]

Шнейдер М.Е.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77.

[Schneider, Mark. *Russian Classics in China*. Moscow: Science Publ., 1977.]